



努尔哈赤

五岁始习骑射，二十五岁以父祖「十三副遗甲」起兵；

二十九岁费阿拉称王，五十八岁赫图阿拉建立后金称汗；

六十岁发布「七大恨」誓师攻明，六十三岁定都辽阳，六十七岁定都沈阳；

六十八岁宁远一城不下，旋抱恨病逝。

刘恩铭 著



作者简介

刘恩铭，1942年生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世界中文作家协会会员、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沈阳诗词学会会长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忽必烈》《努尔哈赤》《皇太极》《张学良将军》等，报告文学集《一代风流》、文学评论集《文学人物与历史人物》等，电视剧剧本《努尔哈赤》等。曾获第七届中国电视“飞天奖”一等奖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“骏马奖”、辽宁省政府优秀文艺成果奖等。创作成果被列入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《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》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》等多部专著及《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》等多部辞书。

努尔哈赤

刘恩铭 著

五岁始习骑射，二十五岁以女祖「十三副铠甲」起兵；
二十九岁袭阿拉坦王，五十八岁称图阿拉坦三辰示祚汗；
六十岁发布『七大恨』誓师攻明，六十三岁迁都沈阳，六十七岁迁都沈阳；
六十八岁守统一城不下，擒抱恨病逝。

 华文出版社
SINO 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努尔哈赤 / 刘恩铭著. —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, 2019.8
ISBN 978-7-5075-5129-7

I. ①努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24662号

努尔哈赤

NUERHACHI

作 者: 刘恩铭

策划编辑: 胡 子

责任编辑: 孟志成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cs.com.cn>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12 58336238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0.25

字 数: 290千

版 次: 2019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129-7

定 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乱世降生 少负重担/1
第 二 章 离家出走 巧遇侠女/8
第 三 章 初奔广宁 遭人暗算/18
第 四 章 荒滩遇险 死里逃生/28
第 五 章 野岭度日 广交朋友/40
第 六 章 重逢山林 依恋分手/48
第 七 章 梨花跳崖 草房成婚/59
第 八 章 投军入伍 发誓起兵/70
第 九 章 追杀仇人 夜遇刺客/85
第一〇章 兵堡兴旺 刀砍世仇/96
第一一章 称王纳贡 进京告状/103
第一二章 引领钦差 识破迷雾/116
第一三章 山城欢庆 出兵叶赫/128

第一四章	纳贤献策	志在满洲/142
第一五章	定都称汗	深入虎穴/153
第一六章	争雄天下	初战告捷/163
第一七章	连克数城	惊动天朝/175
第一八章	两军血战	一决雌雄/187
第一九章	对垒斗智	总兵拜庙/199
第二〇章	孤行遇险	知音搭救/212
第二一章	博采众议	智取沈阳/226
第二二章	兵进辽阳	震惊辽东/240
第二三章	安民移都	计丁授田/252
第二四章	大明残阳	审时而进/263
第二五章	百川汇集	古庙相会/274
第二六章	严词教子	百思汗位/286
第二七章	火速迁都	独树谏桩/297
第二八章	壮志未酬	河畔辞世/308

第一章 乱世降生 少负重担

一

落日的余晖刚刚消散,天际涌起黑云,一道闪电划破长空,顿时雷声轰鸣,震撼着群山环绕的赫图阿拉山屯。

依山傍水的赫图阿拉城堡,方圆二十余里,屯寨环绕,住着爱新觉罗一大家族。清澈的苏子河绕屯流过,河谷两岸,地势平坦,土质肥沃。远处山林茂密,近处熟透了的红高粱、黄谷子、绿秋菜,色彩斑驳地镶嵌在大地之上。

此刻,在河套里,一群群牧马听到这不寻常的雷声,猝然受惊,嗷嗷地叫着,四处奔跑。它们有的顺流而下,有的逆水而上,有的奔上山冈,有的跑回屯中的马棚……一个个嘶叫不停。

正在屯中主持分配猎物的穆昆达、本屯长老觉昌安,听到马的嘶叫,立刻放下手中的一打貂皮,跳上两尺多高的树桩,打着眼罩向河套看去,不禁一怔。他凭着多年骑马射猎的经验,顷刻间又镇静下来,急忙从腰间拔出一只半尺多长的牛角号,“嘟嘟”一吹,附近的马群当即停下,远处的奔马也昂首顾盼,于是,被惊着的马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爱新觉罗氏住的屯子,是属于长白山西山区的一个富屯,再加之觉昌安已被大明王朝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,所以房宅十分气派。

太阳落山时,觉昌安家里东厢房的后烟囱呼呼地冒着白烟。平时,

爱新觉罗父子因狩猎、挖参、耕作，不常聚会。今晚觉昌安为尽父辈之情，特意为儿子们备置了一些酒菜，做了一桌上等宴席，等着儿子们的到来。

觉昌安的几个儿子向阿玛打千问安之后，依次入座。席宴设在正房西间，南炕上摆着三张并起来的炕桌。觉昌安坐在上首，一一接过儿子们的敬酒，相继喝干，心里觉得十分舒坦。酒过三巡，觉昌安喝得两腮赤红，额头和眼角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。

觉昌安呷了一口酒，就把傍晚听到尼堪外兰要发兵的消息，跟五个儿子说了一遍。只见他眉头蹙成了疙瘩，担忧地说：“看来，尼堪外兰是仗势欺人，想兴妖作怪！”

塔克世听罢，勃然站起，脸红得活像关公，他右手扶着腰间的玉柄短剑，声音震得窗户纸直呼扇：“怕他个小小的城主做啥？他敢兴妖作怪，咱就来个降龙伏虎！”

“不能老是刀对刀、枪对枪地干了！”觉昌安垂着头，心事重重地说。

“阿玛所说极是！”二子额尔充盘腿坐着，像一尊弥勒佛，自斟自酌了一阵儿，抬起宽脸盘，挤了挤发涩的眼睛说，“我爱新觉罗家族，兄弟叔伯多人，眼下分居十二处，甚是涣散，何不聚居，共相守卫？”

礼敦拉长了长瓜脸，瞪着圆圆的眼睛，反对道：“我等若同住一处，数千匹马，何处放牧？耕种如何开犁？”

“那我们就忍气吞声，像先祖那样，任他人践踏，蒙受耻辱？”塔克世刚刚坐下，就捶着楸木桌同阿哥礼敦争辩道：“我辈需要攥成一个拳头，痛击犯我之辈！”

“此言有理！”一直沉默不语的老五点头称赞道，“我家阿玛是大明朝封的左卫都指挥使，如我兵力不足，何不借助明朝的官兵？”

“不可！不可！”觉昌安摇着手中的筷子说，“前车之鉴，切莫忘记！”

“明人‘以夷制夷’，我辈切莫上当！”

二

正当觉昌安父子激愤之际，塔克世家的小阿哈一手拎着马鞭子，一手举着松树明子，闯进屋来。他朝觉昌安施礼打千问安之后，面带笑容地报告道：“大贝勒！向您报喜了，您又得了个大孙子！”

接着，小阿哈又转身对塔克世笑脸禀报：“贺喜，贺喜，您得了个大儿子！”

觉昌安听这两次禀报，如梦方醒，便捋着长须道：“我爱新觉罗部又添虎子，看他日，小小的尼堪外兰，奈我何？”

塔克世见阿玛如此高兴，就挂上龙虎纹宝剑，对觉昌安道：“阿玛，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！”

觉昌安望着小阿哈手中的野猪皮鞭子，愣了一会儿神，然后站起来一把夺过那鞭子，在手里捋着鞭梢道：“我看，就叫努尔哈赤吧！野猪皮耐热耐冷又耐磨，但愿我的孙儿能经得起千锤百炼，成为我爱新觉罗家族的栋梁之材。”

“努尔哈赤！努尔哈赤！好名字！”众人齐声赞道。此时，只见一道闪电凌空闪过，接着一串滚雷炸响，惊天动地。

四野里仿佛由远及近地响起了一个声浪——“努尔哈赤”“努尔哈赤”——这声音又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……

此时，正是明朝嘉靖三十八年，1559年的一个深秋之夜。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改朝换代的风云人物降临了。

三

隆庆二年(1568)的春天来得很早，谷雨过后，烟筒山、鸡鸣山向阳的山坡上，已是草木葳蕤，山花盛开。道旁水沟，到处是黄色的、蓝色的、紫色的野花。苏子河上下，牧放的马群、羊群、牛群，奔腾跳跃，耍欢嘶鸣，给这早来的春天增添了生气。

清早，觉昌安带着十岁的努尔哈赤，来到苏子河一条小河边，钻进一片小桦树林，开始了一天一次的爷孙习武生活。

觉昌安带着两个背着刀枪剑戟的阿哈，一行四人，钻进树林，来到一块平坦的草地上。

他走到一棵歪脖树下，席地而坐，装上一袋早烟点着，背靠着歪脖树抽起来。他一边有滋有味地吧嗒着老早烟，一边眯着双眼，打量着在花间草丛中捕捉蚂蚱的大孙子，暗自赞赏着：多漂亮多英俊，鼻直嘴阔，虎头虎脑，红扑扑的脸蛋上透出几分豪气。

烟雾在他眼前袅袅上升，他想起努尔哈赤出生的那个秋夜，想起这十个春秋的朝朝暮暮。他清晰地记得，努尔哈赤出生的第二天，他就折来一根桃木，削了一副桃木弓箭，亲自把它挂在塔克世家的门框上，盼望孙子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。那天早晨他把桃木弓箭刚刚挂好，就从屯南飞来一对白脖喜鹊，落在塔克世家院的核桃树上，“喳喳”叫着，似乎向他贺喜，而这两只报喜的喜鹊，好像就成了努尔哈赤飞黄腾达的先兆。等努尔哈赤长到六七岁，觉昌安又特意砍了一截水曲柳，为孙子做了一副木制的弓箭，教他拉弓射箭，早射燕雀，晚射飞鸿。更叫觉昌安喜爱的是努尔哈赤记性特别好，过目不忘。你教他一招，他能练会两招。几年工夫，不到十岁的努尔哈赤，就已经能骑善射、舞剑弄棒了。为此，觉昌安更加宠爱努尔哈赤，把爱新觉罗家族兴旺的殷切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有时他想起阿骨打教子练“嘎拉哈”的故事，就暗暗下决心：一定要把大孙子磨炼成像阿骨打、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。因此，他朝朝暮暮，不管酷暑还是严冬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他总是准时把大孙子带到这片树林，习枪练武。有时他又为自己给孙子起的小名“罕子”击节叫好。是呀！罕者，稀少也。这孩子生下来脚心长着七颗痞子，塔昂开列放的那把火，没把他烧死，这不是罕见之事吗？再者，罕者，汗字同音也，女真语，谓之王也。做长辈的，谁不望子成龙呀！

近日，觉昌安发现努尔哈赤武艺有很大长进，心中暗喜。

今天一早，他就合计和大孙子真枪实刀地比试比试，看看努尔哈赤到底有多大本事，然后量体裁衣，再教他一些招法。

觉昌安烟抽完了，蓦地站起，把努尔哈赤叫到跟前说：“小罕子，古人说，‘刀法在身，赛过黄金。’为了咱爱新觉罗家族的安全，为了你的未来，大孙子，爷爷今天与你比试比试，以便面教。”

“嘘！”小罕子机灵地应道。说罢，爷孙二人更衣整帽。只见，觉昌安身穿两侧开襟的青布短袍，腰束宽带，手执红缨扎枪，岿然屹立；小罕子头盘青丝，身穿粉红色缎袍，手握利剑，昂首挺胸，英武异常。

觉昌安见小罕子准备停当，就寿眉一扬，大喝一声：“起步！”

努尔哈赤应声轻步跃进草坪，一时行如风，剑似闪，步法稳健，动作轻盈，挥剑准确，姿态健美。或刺，或劈，或撩，或崩，异常分明。轻捷处，如云中飞燕；勇猛时，若凌空雄鹰；蹦跳间，像林间松鼠；劈杀时，似水中蛟龙……

努尔哈赤练完了四段一个套路的剑术之后，垂手直立，不喘不慌，只待祖父再下口令。

觉昌安运足了气，大喊一声：“看枪！”接着祖孙俩对刺起来。觉昌安先来一个弓步前刺，努尔哈赤迅速跃步上挑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扎枪被挑到半空；觉昌安随即又来了个虚步下扎，还没等枪头绕过来，努尔哈赤就猝然回身，长剑后撩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把扎枪拨到老远。

这时，只听周围看热闹的人连声叫好，声震山谷。

努尔哈赤觉得用剑过重，就慌忙上前，把踉踉跄跄的祖父扶住，然后立正，屈膝道：“孙儿失礼！孙儿失礼！”

觉昌安连连摆手，笑道：“比武场上，不分长幼尊卑。”

众人发疯似的喝彩，觉昌安十分得意，他连忙将努尔哈赤搂在怀里，自豪地说：“吾族能有尔等大将之才，愚公就放心长眠喽！”

一个小阿哈见觉昌安贝勒兴致极好，就拍手吆喝道：“请大阿哥再练几支箭，叫小奴们看看好不好？”

看热闹的过路人，也众声吆喝，拍手请邀。有个侍箭的老阿哈是个汉人，他平时爱开玩笑，为了逗弄老贝勒高兴、开心，就抱着满筒的箭，往地上一戳，然后自己先抽一支，搭在弦上，举臂拉弓起射。可是，他脸儿憋得通红，皮弓子却连弯都没弯，箭头只弹出两步远，就落在草地上。惹

得大伙捧腹大笑。

另一个侍箭的阿哈,从小就跟着觉昌安当听差,舞棒弄拳学过几手,他见同伙太丢丑,就弯腰捡起长弓,从箭袋里拔出一支箭,搭在弦上,弦弓子略微弯弯,箭出去仅有丈多远。

老阿哈连忙上前捡过弓子,挖苦地说:“咱们都是无能之辈,还是请大阿哥露一手吧。”

觉昌安为了使众人了解此弓,还特意介绍道:“这弓是明朝授我指挥使的,是上好的楠木弓。弓力甚强,无举千钧之力,就无奈他何!我爱新觉罗氏族只有两人能把它拉开。”

众人听觉昌安说得如此神乎其神,就连连叫好:“大阿哥快射,大阿哥快射!”

觉昌安把弓箭递到努尔哈赤手里,说道:“给你三支箭,叫众人高兴高兴。”

努尔哈赤不慌不忙,接过弓箭,脚跟站稳,运足底气,准备好上弦之箭,瞥了祖父一眼,犹言:发令吧!

觉昌安马上道:“三丈外,第二棵杨树顶最高的那片叶子。”

话音刚落,只听“嗖”的一声,三丈外杨树顶上的那片叶子,便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。

众人拍掌叫好。

觉昌安又道:“看我手落之物。”说罢,觉昌安将手中的一块木片扔进苏子河激流。

那桦木片刚刚落水,就被一支利箭射中,木片带着箭头,在水中急驰而去。

喝彩声惊起苇荡里的三只大雁。觉昌安马上唤道:“射头雁。”声落箭飞,那头雁应声落下。

这时叫好声更高。当天,“神箭手”努尔哈赤的名字,就传遍了苏子河上下。

努尔哈赤的家庭,本是一个显赫的家族,但到了他的童年,已经家道

中落。他同阿玛塔克世住的三间泥草房,看上去已很寒酸:泥墙脱落,房草霉黑,前墙支着防倒的垛子,后墙裂开三寸宽的缝隙,用乌拉草堵着挡风。自打喜塔喇氏落水死后,塔克世又续娶了哈达贝勒的族女纳拉氏。此人又懒又馋,为人刻薄,本来败落的家庭,从此一蹶不振。

这样,努尔哈赤作为长子,就和阿玛共同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。每年三月至五月、七月至十月的采摘季节,他不得不邀伴结伙,进入长白山莽莽林海,每日起早贪黑,挖人参、采松子、捡榛子、打野兽。白天翻山越岭,晚上栖于草棚。当他劳累了数日,带着山货回到家里,继母不是拉着长脸指桑骂槐,就是摔碟子打碗,给努尔哈赤脸色看。有一次,努尔哈赤打来一只紫貂,剥好皮子,交到纳拉氏的手里,她接过油黑发亮的貂皮看了看,发现貂皮背上有个半寸大的窟窿,就绷着凹口脸,薄嘴唇吧嗒着说:“败家子!败家子!这么好的皮子,你为啥捅了这么大的口子?”

努尔哈赤毕恭毕敬地说:“那是箭射的口子,缝两针就好了!”

“什么?”纳拉氏眼珠子瞪得溜圆,发着脾气,“叫我缝两针?你真是站着说话不知腰疼。俺从小就没摸过针,进到你们这个穷家,还要受你这个毛孩子指使。”

努尔哈赤忍气吞声地退出屋外,纳拉氏吵吵嚷嚷地追出门口,非要他把貂皮窟窿用嘴舔平不可。这时,几个邻近的本族媳妇走过来,好说歹说,才算了事。

不久,努尔哈赤受不了继母的虐待,便半夜骑着一匹马,逃向抚顺。

第二章 离家出走 巧遇侠女

一

夏夜清爽，明月高悬。努尔哈赤骑在大青马上，顺着苏子河河谷，由东而西，策马飞驰。

马蹄嘚嘚，河水潺潺，他骑在马上，仰望星空，远眺群山，耳听阵阵蛙声，犹如鱼儿入水，鸟儿出笼。大青马越过古勒山，跨过萨尔浒，黎明时分，努尔哈赤便来到辽东边墙。

这几年，他常听爷爷讲，抚顺城是关外一座热闹的都城。

自明朝天顺八年(1464)，抚顺城东三十里设马市后，这里每月初一至初五，十六至二十二，两次开市。每逢开市，成百上千的女真人，骑马驾车，携妻带子，带着人参、松子、榛子、蘑菇、木耳、蜂蜜、东珠、马匹、貂皮等到这里同汉人交换耕牛、铧子、木铎、布匹、铁锅、水靴、针线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。同时在这几天，打地摊的，说书唱戏的，变戏法的，耍猴的，卖书卖药的，卖古玩的，算命卜卦的，从事各种买卖的小商小贩，也都云集于市场。还有女真人、汉人、蒙古人、高丽人穿着不同的服装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熙来攘往，热闹非凡。

都市的繁华，场面的热闹，一直吸引着好奇心特别强的努尔哈赤。所以当他下决心离家，独自谋生时，就毫不犹豫地奔向抚顺。

努尔哈赤身穿单袍，头戴凉帽，他来到边墙外，跳下马，把马拴在河

边的一棵大柳树上，蹲到河边洗了把脸，觉得肚子叽里咕噜，才感觉有些饿了。他直起腰，刚好发现一个挑担的汉人进城，就跟他打起招呼来。说来也巧，原来这个头缠方巾、身穿宽衣大袖的汉人是个卖烧饼的老汉。努尔哈赤没有独自买过东西，他从马背上取下一张貂皮，望着老汉绛紫色的面庞，用汉语说道：“老伯，换两个火烧吧。”

那卖烧饼的老汉一惊，连忙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两个烧饼，还值不了一张貂皮的腿，哪能收你的貂皮呀！”随之，从柳条筐里掏出两个烧饼，递到努尔哈赤的手里。

努尔哈赤接过烧饼，见卖烧饼的老汉不收貂皮，手里拿着烧饼，也不肯下口了。他迟疑了一阵儿，就把烧饼塞到老汉的筐子里。

卖烧饼的老汉见这少年如此懂事可爱，就又弯下腰捡出烧饼，边递边说：“好孩子，两个烧饼值几个钱？吃吧，吃吧。下回我再见到你，如果我累了，骑骑你的马，你还能跟我要钱吗？”

几句话，把努尔哈赤说乐了，他接过烧饼，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他吃过烧饼，又跑到河边，双手捧起清凉的河水，喝了个够。当他回身去找卖烧饼的老汉时，老汉已越过边墙，进了抚顺边界。

日升一丈，努尔哈赤来到抚顺马市。这时市场上已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。他牵着大青马，站在一个高坡上，朝市场上看去。只见在一条南北大街两侧，席棚草屋鳞次栉比，户户相挨，形成东西两排铺面。东面是蛋禽、鱼肉、菜蔬、五谷杂粮，西面是布匹、毛皮、鞋帽、日用杂品。在大街的南头有个小小平场，平场里，柳荫中，一群群马、牛、羊、猪，都用草绳子拦着，自然形成行市。他暗想：这就是马市？其实，马市就是商市的通称。他回头再看眼下，只见饭铺、茶馆的烟囱冒着青烟，那一副副花花绿绿的罗圈幌子，在晨光的照耀下，耀人眼目。随着和煦的晨风，一阵阵炸鱼、烧肉、炒青椒的香味，迎面扑鼻。他咽着唾沫，又呆望了一会儿，就决定把马寄放在一家小院里，独自去逛逛闹市。

旭日东升，淡淡的红光涂在席棚上、幌子上，人们笑逐颜开地走来串去。努尔哈赤在这一片杂乱、喧嚣的气氛中，身着蓝布面马蹄袖长袍，脚蹬长靴，腰系装饰考究的腰刀，使他那浓眉大眼、彪悍的身躯，更显得英

俊可爱。他东瞅瞅，西看看，只觉得五光十色、眼花缭乱。尤其是汉人的多彩的锦缎、造型别致的器皿、品种繁多的日杂用品，更引起他的浓厚兴趣。他看到那质地光洁、做工细致的瓷缸、瓷碗，就想：这东西是什么做的？为什么在光滑的瓷面上，能印上山水、花鸟、美人？那山水、花鸟、美人会不会褪色？他看见那耀眼的红绿缎子，又想：那细细的丝线是怎么纺的？那颜色是印的还是染的？为啥颜色那么漂亮？

他走到一个寿眉长髯的卖画民间艺人跟前，见老人挥笔作画的神态，一时怔住了。只见那老艺人，手握粗笔，东勾西抹，眨眼间，纸上出现秀丽的山川、繁茂的树木、幽雅的山村、垂钓的渔翁、推车的行人、穿林的飞鸟。他暗自叹道：天下竟有如此能人！

努尔哈赤十分喜爱，就从胳膊肘挎着的褡裢里，拎出一张貂皮，对那卖画的老人道：“老先生，这张画换给我吧？”

卖画老人看了看他，接过貂皮，笑道：“哎哟哟，山野之人，拙笔淡墨，陋画一幅，焉能值一张貂皮乎？”

努尔哈赤虽自小从汉人阿哈那里学了些汉语，但对这老人说的话却似懂非懂。他只好说：“我们山里有的是这东西，一点也不金贵，您就收下吧。”

卖画老人推辞不下，只好收下貂皮，将画卷起来，双手送给努尔哈赤，连连抱歉地点头。

努尔哈赤接过画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托着，直奔西南角搭着席棚的戏台走去。

他挤过人丛，来到庙宇似的戏台前，只见戏台上正演杂剧《拳打镇关西》。在紧锣密鼓声中，屠户镇关西仰仗权势，正拦劫民女金翠莲，百般调戏，要强娶那身穿罗裙、身姿婀娜的少女做小妾。

台上金翠莲呼天叫地，台下看戏的人骂声不止。不知哪来的一个汉子，从席地而坐的看戏人群里猛然站起，攥着拳头，一边奔戏台走去，一边喊叫道：“打死这个仗势欺人的东西！”那好汉刚走到台下，忽然后台掀帘走出一个面圆耳大、鼻直口方、满脸络腮胡子、身穿黄靴战袍的提辖。那提辖豪爽好义，立刻上前阻止拦劫民女的镇关西。屠户骄横无

比,哪里肯依?于是镇关西手操杀猪刀,嚎叫着要与提辖拼杀。提辖早已义愤填膺,他见屠户凶顽可憎地扑来,就顺手牵羊抓住屠户的左手,往他小肚子上猛踢一脚,那屠户便被踢出一丈多远。接着,提辖又追上去,右脚踏住屠户的胸脯,又朝屠户脸上猛击一拳,只见那屠户满脸鲜血,倒在地上,再也爬不起来了……

台下叫好声雷动,努尔哈赤也站在人丛里欢呼跳跃起来,身上好像增添了几分力量。他镇静下来,转脸问身边一个扎方巾的汉人:“那提辖叫什么?”

“鲁达。”

努尔哈赤的秀目一亮:“鲁提辖?”

二

努尔哈赤离开戏台,又绕到一片柳荫下。这时,树荫里摆地摊儿的卖唱艺人,正咿呀唱着,招来了一伙伙听唱的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。他走近围得水泄不通的戏场,见难以钻进场里,就索性把那张国画卷成筒,塞到后褡裢里,噌噌爬上一棵碗口粗的老柳树,蹲在树杈上,瞪着大眼睛,好奇地听着看着。他仔细打量着那卖唱的,才发现是一男一女,那男的是个长须老头,头盘发结,穿身绛紫色的明服长袍,坐在一条方凳上,闭目弹着三弦。那女的,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,长得眉清目秀,大方自若。她一边敲着八角鼓,一边唱着。声似银铃,如泣如诉,婉转动听。努尔哈赤细听了几句唱词,方听出唱的是《赵氏孤儿》。当唱到奸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,又千方百计搜捕孤儿时,他想起继母的狡黠凶残;当唱到赵家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,并由程婴抚育时,他想起家里对他很好的阿哈和清早相遇的卖烧饼的老人,更惦记着疼爱他的爷爷。句句唱词,都勾起了种种联想,使他激动得落下泪来。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赵氏孤儿的命运,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他佩服程婴和公孙杵臼,痛恨奸臣屠岸贾。

父女二人正唱着,忽然从那柳林东边闯进两个身穿袍褂的女真汉